绪　论
和谐与冲突——美俄关系史综论

从 1648 年俄国人开始在北太平洋探索亚洲和美洲的连接点并向美洲扩张,到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和美俄关系的终结，两国关系历经了近 3 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这段历史中，美俄间既不是一味友好，也不是完全对抗，而是和谐与冲突同在，友谊与矛盾并存。这一历史写照不但反映了美俄关系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同时揭示了有史以来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真谛。下面，让我们从领土扩张、经济交往、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差异等四个方面论述 1648—1917 年间美俄关系史中的和谐与冲突，并从中揣摩国家关系的历史遗产。

一

俄美两个大国都是在近代领土扩张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两国关系也是随着殖民扩张建立和演变的。所以，这两个不接壤的大国之间为争夺别人的领土而发生摩擦，又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寻求和解。

首先，两国间在领土问题上的接触发生在太平洋美洲西北海岸地区。17 世纪中叶，当北美东海岸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皇俄国已经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并开始向美洲扩张。1648 年，雅库次克的哥萨克 M. 斯塔杜辛和 C. 杰日涅夫为寻找亚洲和美洲的连接部而登上楚科奇半岛，揭开了俄国向美洲扩张的序幕。1725—1742 年，丹麦人白令两次前往北太平洋为俄国探险，不但留下了白令海峡的名称，而且为俄国占领了阿留申群岛。被称为“俄国哥伦布”的 Г. И. 谢里霍夫不但成为俄美公司的创建人，而且被俄国人看成为“美洲俄国殖民地之父和奠基人”。1799 年俄美公司的建立标志着俄国在美洲的扩张开始纳入沙皇的扩张计划。从此，俄美公司承担起沙皇“把北太平洋变成俄国内海”的重任。

美国人进入太平洋美洲西北海岸地区是在 18 世纪末叶。1787 年，波士顿商人 R. 格雷前往今美国俄勒冈一带探险。1792 年，他到达哥伦比亚河口，从此，这条河以他的一条船名命名为哥伦比亚河并沿用至今。美国人很快发现，与当地印第安人的交易有利可图。他们不顾俄国人的禁令，开始在俄美地区进行走私贸易。这样，俄美之间在太平洋的冲突和领土扩张中的矛盾开始发生。

但是，在 19 世纪初期以前，由于羽毛未丰的美国还没有把俄美地区作为主要扩张目标，立足未稳的俄国也没有把美国的渗透视为巨大威胁，两国间不但没有使矛盾激化，反而在 1812 年 5 月由美国“美洲皮毛公司”和俄国“俄美公司”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然而，随着两国在太平洋西北海岸扩张步伐的加快和野心的膨胀，双方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俄美公司是俄国在亚太地区扩张的主要殖民垄断公司，它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经营俄美殖民地；二是继续在太平洋沿岸进行殖民扩张。它以阿拉斯加为基地，向西可达日本海和中国黑龙江流域，向南直达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1812年 9 月，该公司在加利福尼亚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罗斯”殖民地，从而在北美南部取得立足点。与此同时，美国不但加紧对俄美地区的经济渗透，而且试图夺取太平洋沿岸领土。1818 年 10 月，美国与英国签订一个协定，规定落基

山以西的领土两国共有。这等于宣布北纬 42°—55°美洲西海岸的领土归美英所有。这使俄国感到，美国想把俄国赶出美洲。 1821 年 9 月 16 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敕令，关闭白令海峡到北纬 51°的全部俄美地区；9 月 25 日，沙皇颁布另一个敕令，特许俄美公司在俄美地区的垄断权延续 20 年，并授权该公司“吞并北纬 51° 以南新发现的没有被欧洲任何国家和美国人占领的地区”。面对俄国人的攻势，美国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 1822 年 2 月，美国国务卿 J. Q. 亚当斯面见俄国驻美大使，要求俄国必须对这个敕令进行解释。美国驻俄大使在面见俄国外交大臣时甚至威胁俄国人说：“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要么宣战，要么宣布沙皇敕令那些条文无效。”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政府发表了门罗宣言，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关于太平洋西北海岸争端问题。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俄国人采取了退让政策，沙皇敕令也在事实上收回。需要指出的是，通常，中国学者只注意到门罗宣言关于拉丁美洲的内容，很少注意美俄间在太平洋西北海岸的争端。与此同时，美俄（苏）两国的学者虽然承认双方都在扩张，却没有谴责这种行为，也无人表示同情深受殖民主义之害的土著印第安人。

19 世纪 20—50 年代，美俄间在太平洋西北海岸的争夺似有缓解，双方都把注意力转移到经贸关系上。 1824 年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和美洲西北海岸的协定》，1832 年又签订了《美俄商务与航海条约》。但这在事实上证明了俄国在竞争中的失败。例如：按照 1824 年协定，北纬 54°40′ 以南地区不属于俄国，罗斯殖民地已经失去意义。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美国欲排除欧洲国家于美洲之外的势头是俄国所无法阻挡的；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野心太大，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俄国试图集中精力在黑龙江流域扩张，所以想在美洲向美国让步。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爆发后，俄国担心阿拉斯加被英国夺走，正式考虑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当时的俄国实力派人

物、海军大臣康士坦丁曾指出“:美国一直强调其在北美的所有权，他们早晚要把阿拉斯加夺走，我们没有能力保住它。”俄国驻美大使斯捷科利也认为，卖掉阿拉斯加就消灭了一个“俄美摩擦的火源”。1867 年 3 月 30 日,俄国将 58.6 万平方英里的阿拉斯加连同附近岛屿以 720 万美元的廉价卖给了美国，此举成为有史以来国家间的最大的一桩领土买卖。美俄学者一般都认为，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是对美国的友好表示，美国购买阿拉斯加也是与俄友善，因而，阿拉斯加割让成为 100 多年来美俄友好关系的顶峰。同时，阿拉斯加割让也结束了多年来的美俄友好关系，并成为两国间冲突的开端。我们觉得，应该说，阿拉斯加割让是美俄领土争端的表现和结果，它结束了两国在太平洋美洲西北海岸的争端，却成为美俄在远东竞争的开始。不论卖者何因、买者何意，阿拉斯加割让应该载入近代殖民主义的史册。

美俄领土争端的另一个接触点是拉丁美洲。 19 世纪初期，针对拉丁美洲以及欧洲列强插手美洲事务的问题，美国著名外交家和扩张主义者 J.Q. 亚当斯提出了“天定命运”理论。这一理论又有“不介入理论”、“两个半球理论”、“两种制度理论”、“美洲非殖民化理论”等等说法，从而形成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思想。1810 年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发生之后，美俄都对拉美事务很关注，沙皇曾试图帮助西班牙恢复其在那里的殖民统治，美国则想把欧洲列强排除出美洲。门罗宣言发表后，特别是拉美独立已成事实的情况下，俄国干涉拉美事务的问题已不复存在，美俄间关于拉美问题也已没有什么重大争端。这里，俄国想插手拉美事务是事实，美国反对俄国的干涉也是事实。但是，双方对拉丁美洲问题的关心程度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严重。例如，俄国在 1818 年卖给西班牙的 8 艘军舰中有 7 艘不能航海，俄国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美国国务卿亚当斯在 1823 年 11 月 15 日曾果断地说：“我坚信，神圣同盟要恢复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统治，除非青

坡拉索山（在厄瓜多尔境内）沉入大海。”可以看出美国对俄国的干涉并不是很担忧。事实上，拉美问题也没有对美俄关系产生什么意义重大的负效应，我们从门罗宣言后 1824 年和 1832 年美俄两个友好商约的签订可以看到这一点。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苏联和美国都有学者考察并明确了这个问题。

从 17 世纪中期开始，沙皇俄国在向美洲扩张的同时，也从西伯利亚向南侵入中国黑龙江领域。通过 1858 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和 1860 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不断向南扩张。美中往来始于 18 世纪末叶。鸦片战争后，美国加入了列强侵华的行列，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美续增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和美国的势力都进入东北亚，美俄间在领土扩张上的接触点也移到了远东，特别是中国东北。但是，美西战争之前，美国还无力在东北亚与俄国竞争。所以，美国不但不反对俄国在那里的扩张，反而从“天定命运”理论出发，认为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是天经地义的，那里“命中注定”应归俄国所有，如同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应归美国一样。但是，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取得了亚太地区的立足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野心开始暴露，俄国也开始担心美国势力在远东的扩展。1899 年 9 月 6 日，美国发表了第一次对华门户开放照会，从此打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旗帜。门户开放政策是关于中国的政策，目标所向却是列强，其中包括俄国。自 1900 年 10 月第三次门户开放照会到 1909 年，美国对华门户开放原则主要是针对俄国的。

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发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俄关系的温度不断下降。但是，俄国一直想利用美国制约日本，并多次表示愿与美国重归于好。而美国把俄国视为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又不愿日本过于强大。这种大国势力均衡的原则超过了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户开放原则。美国没有积极坚持和维护门户开放政策，俄日联手破坏这一政策，致使这个政策只能失败。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俄间在中国东北发生冲突和一些摩擦，但并没有对美俄关系产生根本性破坏，美俄关系也没有因中国问题而完全破裂。

二

在国际关系中，自 1775 年美国独立战争到 1899 年门户开放政策发表，英国曾是美俄两国的传统敌人。因而，美俄关系一直受英国因素的影响：如果说两国之间保存了长期的友谊，那么这种友谊正是建立在共同敌人——英国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两国之间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那么其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双方都不愿意彻底放弃与英国的互利关系。

美国独立前夕，英俄关系正处于较为友好的时期。但是，当时正值欧洲大国之间争霸的关键时刻，俄英两国都不甘落后。特别是英国握有海上霸权，不但使俄国的海洋运输依赖英国，而且两国在海上时有冲突发生。因此，1775 年北美独立战争发生之后，英王乔治三世请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出兵帮助镇压，沙皇与大臣们进行了认真的商议，考虑到俄国本身的处境和与英国的关系，俄国婉言拒绝了英国的请求。1780 年，鉴于英国海军和私掠船袭击俄国商船，沙皇不但发表了武装中立宣言，而且组织了武装中立联盟。尽管俄国拒绝出兵、发表武装中立宣言和组织武装中立联盟主要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但这对北美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客观上帮了美国的忙。此前，叶卡特琳娜二世在美国人心中是一个“傲慢无礼、专横跋扈”的“女暴君”、“母狼”、“恶熊”，而现在，许多美国人认为她是美国的“独立之母”。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人高度评价了沙皇的这些行动：华盛顿认为，“俄国

政府证明了它是一个如同自己所说的‘非常注重人权’的政府”；富兰克林说他“非常赞成武装中立联盟的原则”；J. 亚当斯在给俄国驻海牙代表的一封信中指出，“美国确信，航海中立原则是国际海洋法上的一个改革，是对当代的一大贡献”。1780 年 12 月，华盛顿政府派 F. 戴纳前往俄国，美国国会给戴纳的使命是：争取与俄国建交；争取与俄国签订政治和商务条约；争取加入武装中立联盟。如果说从华盛顿以来的美国近代外交政策原则是通常所说的“孤立主义”，那么戴纳使命则成为惟一的例外。然而，美国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俄国不想与英国断绝关系，对美国也不感兴趣。戴纳不但没有完成使命，甚至在俄国两年多的时间里连沙皇的面都没见到。而俄国则在 1783 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情况下仍不与美国建交，俄美正式外交关系直到 1809 年才建立。此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虽然俄国曾参加法国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但最后还是与英国一道打败了法国。而美国似乎也对与俄国的关系不热心。戴纳使命失败回国之后，美国并没有再次积极寻求与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两国迟迟没有建交的一个原因。这还不算，美国在 1818 年还与英国签订了针对俄国的关于太平洋美洲西北海岸的协定。19 世纪 40—60 年代，美国在美洲大肆扩张的同时，时刻关注欧洲事务的发展和变化。1853—1856 年俄国与英法之间的克里木战争爆发后，美国虽然表示中立，但事实上站在俄国一边。美国不但给俄国以援助，而且在形势对俄国明显不利的情况下提出调停，被学者们称为“有限的孤立”。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不愿看到美俄两国的共同敌人——英国——在欧洲取得更大的优势；另一方面是担心英国威胁到美国利益。美国国务卿马西曾指出，英国很想成为世界警察，但从我们的政策看，这只能在他们自己行动的范围之内实现，我们有权问一问：他们打败俄国之后，是不是也要对我们采取同样的行动。

美国内战期间，美俄友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内战爆

发之后，英国和法国都表示承认里士满政权为交战一方，这等于承认南方政府是合法政府。里士满也曾向英法派过大使，虽然英法没有接受这两个外交官，但两国与叛乱政府的关系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俄国外交大臣戈尔哈科夫却明确表示，沙皇没有考虑承认南方政府，“对美国恢复和睦最满意的是俄国。”内战期间美俄关系的最突出事件是俄国舰队访问美国。1863年9月，俄国两支舰队分别访问纽约和旧金山，受到美国的极为热烈的欢迎，英法两国对此十分敏感，视之为“非神圣同盟”。尽管学者们对俄国的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看法不一，但人们普遍认为，俄国舰队的来访在客观上鼓舞了北方的斗志，同时对于阻止英法承认南方政权起了一定作用。为了使美俄友好关系得到促进，美国在内战之后不但派舰队回访了俄国，而且在1863年拒绝了英法要美国与之共同抗议俄国镇压波兰民族起义。

美俄国家关系的最大裂痕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表门户开放政策以后，特别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北，又在日俄战争中站在日本一边，成为英日同盟的“未签名的成员”，使俄国十分不满。与此同时，考虑到日本对俄国的威胁更直接，俄国曾多次表示愿意与美国重建友谊，但美国对此反应冷淡，这便推动俄国在1907、1910、1912、1916年与日本签订了4个协定和秘密协定，终于使俄日联手拒美，美俄国家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最低点。尽管如此，美俄关系并没有破裂，可以看出两国对双边关系处理的慎重性。

三

美俄经济关系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两国都寻求经济互补；二是贸易额一直很小。经济互补的愿望使得两国在经济上保持和谐

的交往；贸易额不大反映了两国关系还有其限定性。早在殖民地时代，俄美之间就有贸易往来。1698年，沙皇彼得一世曾给英国商人在俄国经营烟草的垄断权，而进入俄国市场的烟草主要来自北美奴隶制种植园。但是，这一时期的俄国与北美贸易主要是一种间接的三角贸易，即北美商船到英属西印度群岛装货运到欧洲出卖，再到俄国买来商品运回美洲。由于北美对英国的经济依赖性很强，独立之后难以马上摆脱；又由于俄国海洋运输能力极低，不得不依靠海上强国英国，所以，在美俄建交之前，两国间的贸易十分有限。美俄建交以后，两国贸易关系有所加强。虽然贸易额仍然不大，但互补性很明显：美国出口俄国的主要是棉花、糖、烟草等商品；俄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铁和布料等。19 世纪初期,受拿破仑战争的影响，欧美各国间贸易都很有限。值得注意的是，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美俄间贸易额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例如,美国出口俄国的商品额， 1821 年为 62.8 万美元，1827 年减少到 38.2 万美元；美国从俄国进口的商品额， 1821 年为 185.2 万美元，1831 年降到 160.8 万美元。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如当时各国都采取高关税政策，从而限制了贸易交往；运输方面的困难又给贸易增加了麻烦；此外，美俄两国间几十年没有一个正式商约，也许是影响贸易的一个因素。1824 年 4 月，美俄签订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商约 —— 《关于太平洋和美洲西北海岸的协定》，但这只是要解决那个地区的争端，特别是美国人在那里的走私贸易问题。所以，此后的两国贸易状况并没有好转。 1832 年 12 月，美俄签订《商务与航海条约》，其主要条款有两条：一是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二是确立航海中立权。1868 年，针对伪造商标的侵权问题，两国又对 1832 年商约增订了一个补充条款。19 世纪 60—80 年代，两国又签订一些有关贸易的条约和协定。然而，此后的美俄贸易仍处于波动不定的状态，甚至出现下降。 1822 年，美俄贸易额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69％， 90 年后的 1912

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1.16%。这就使得两国经济关系并不紧密，也不令人满意。应该说，美俄经济往来历史悠久，双方在 19 世纪又订立了一些贸易协定，为什么两国经济关系却处于如此状况呢？从经济角度看，当时美国的工业还没有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其工业品也远不如这些国家好，所以俄国不可能舍近求远，去加强俄美贸易。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比俄国发达，所以不需要俄国的初级产品。从地理角度看，两国间远隔大洋，运输较为困难。从政治角度看，两国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使经济关系难以扩大。

由于美国在经济和科技文化等领域领先于俄国，所以，在 1917 年以前的美俄经济和科技文化交往中，美国给俄国的援助更多，更引人注意。美国对俄国的援助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和三个方面。三个时期是：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时期，当时，许多美国军火商到俄国赚钱，美国政府也给俄国以人力物力支援；1891—1893 年俄国大灾荒时期，美国举国上下援助俄国，从政府到平民，从红十字会到慈善机构，都伸出了友谊之手。据估计，美国人的援助总金额在 7500 万美元左右；1914—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给俄国的大宗贷款就有 3 次，1915 年 1200 万美元，1916 年 5000 万美元，1917 年 4500 万美元。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从美国得到的商品比此前一个世纪还多。三个方面是：第一，美国为俄国建造军舰。 1830 年，俄国从美国购买了蒸汽动力舰“肯星顿”号，后改名为“华沙王子”号。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舰之一。此后，俄国又从美国订购了多艘军舰，其中包括 1840 年下水的“堪察加”号，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吨位的军舰。50 年代又订购了“日本”号、“满洲”号、“总司令”号等不同用途的军舰，如“满洲”号就是美国专门为俄国设计建造的可以在黑龙江浅水航行的船。美国为俄国建造的这些军舰不但大大增强了俄国的海军实力，如“华沙王子”号成为俄

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旗舰，而且为俄国海外扩张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第二，美国帮助俄国修筑铁路。19 世纪 30—40 年代，俄国开始修建第一条铁路（从圣彼得堡到沙皇行宫约 15 公里），接着又修筑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在这些铁路工程酝酿和进行过程中，俄国铁路专家曾专门到美国进行技术性学习和访问，并带回了大量技术和资料，许多美国铁路专家也到俄国帮助工作。例如，美国著名铁路工程师惠斯勒成为俄国第一条铁路建筑工程委员会的顾问工程师，实质是这一工程的主持人。后来，惠斯勒因霍乱在 1849 年死于俄国，他的儿子又继承父业，继续在那里工作。 19 世纪末期，俄国计划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并有意请美国人帮忙并利用美国技术，美国铁路专业人员也很愿意参与这一工程。只是由于资金问题上的分歧，加之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反对，此计划才最后落空。众所周知，美国在本国大规模修建铁路之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美国参与俄国的铁路建筑无疑帮了很大忙。第三，美国人帮助俄国制造军械。美俄间早有军火贸易，但美国军火商人为俄国提供军械和枪支制造技术是在克里木战争之后。1867 年，俄国政府专门派戈尔洛夫到美国著名的柯尔特枪械制造厂学习，因为这个厂生产的一种左轮手枪很受俄国人的欢迎。后来，俄国引进了该厂的一种名为博丹卡的步枪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成为著名的“俄国造”。到 1879年，俄国军队几乎全部装备了这种步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军队还在使用这种步枪。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俄国的援助主要是军事方面，使美国在俄国军事工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在俄国的这些经济行为和军事投资主要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而不是从国家关系出发。这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美俄之间也发生过竞争。例如， 19 世纪 60—70 年代，两国在谷物出口欧洲问题上曾展开竞争。 80 年代在石油出口和开采方面，美国曾对俄国巴库油田提出挑战。 19 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纪末 20 世纪初，两国曾在中国东北展开竞争。相比之下，这些小摩擦并没有对两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虽然美国政府是代表私人资本的，但在一些涉及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上，政府通常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例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私人资本曾积极主张美国在中国东北采取强硬政策与俄国抗衡，但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这样做。

四

1917 年以前，美国和俄国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完全不同。一个是沙皇专制下的封建色彩极浓的中央集权制，另一个是三权分立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个有着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传统，半封闭式的农村公社为社会基本细胞，农奴占人口绝大多数，主要信仰东正教，另一个没有封建思想和宗法制度束缚，外来移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新教伦理推动人们奋发向上；一个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另一个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却能够在 100 多年间和睦相处，这不能不发人深省。尽管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基本能够和平共处，但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直到 1989 年“冷战”结束的长期的东西方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对峙，给人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美俄两国之所以能够友好相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都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考虑问题。例如，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对同样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她不但没有表现出反感，反而在客观上帮了北美人民的忙。这是因为北美远离俄国，威胁不到俄国利益，同时，

英国是俄国的一个竞争对手，那场战争很可能对俄国有利；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她却视之为“瘟疫”，并准备前去镇压。这是因为法国与俄国很近，而且法国革命的思想已经传入俄国，女皇惟恐革命在俄国重演。再比如，美国内战期间， 1863 年，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发生大规模的反俄民族武装起义，英国和法国提出与美国共同发表一个谴责俄国，要求恢复波兰民主的声明，但林肯政府马上予以拒绝。国务卿西沃德明确答复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建议，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事务还很难办的情况下。”美国这样做的原因很清楚：由于俄国是内战期间惟一站在美国北方方面的欧洲大国，国家利益使美国领导人不能像 1830 年那样去同情波兰人民。其次，受历史和地理的影响，两国间并不很了解。特别是美国人，长期很少了解俄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美国人心中的俄国既不是“旧世界”欧洲的形象，也不是“新世界”美洲的形象，而完全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同时，在俄国人看来，北美不过是一块被欧洲国家征服的新大陆。在后来的历史中，两国政府之间和民间往来都有增加，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不但互有书信，而且成为朋友。但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应该说美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俄国。例如，美国人通常把林肯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都看成为伟大的奴隶解放者，在 80 年代，曾发生 3 次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事件，美国政府每次都对沙皇幸免表示祝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贺电把刺客称为自由和民主的敌人。而事实上这些人恰恰是为追求自由和民主才行刺的。更有趣的是美国著名的旅行家乔治·肯南，他曾在 1865—1868 年第一次考察了西伯利亚，回国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演说， 1870 年又发表了一本专著《西伯利亚帐篷里的生活：在堪察加和亚洲北部卡拉卡斯及其他部落探险》。他认为，俄国政府和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被一种不友好的态度极大地歪曲了。当时，他的错误结论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论争。肯南为证实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 1885—1886 年，他第二次前往西

伯利亚考察那里的流放制度并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又在后来出版的《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一书中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肯南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情况，并对俄国政治制度进行了批评，引起许多美国人对俄国的不满。后来该书传入俄国，沙皇政府对肯南的看法也发生 180 度大转弯。在他说俄国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好话时，俄国政府曾欢迎他去俄国访问；但 1907 年肯南再一次访问俄国时，竟然被俄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驱逐出境。

美俄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某些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也曾给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例如，19 世纪中期以后，犹太人问题成为俄国的重大社会问题，迫害犹太人事件时有发生，美国新闻媒体对此也有批评。特别是迫害引起许多犹太人移居国外，其中有些人移民美国。于是，围绕犹太人问题而引发了美俄之间的一些争执和不快。有些已经取得美国公民权的俄国犹太人后来又回俄国定居或经商，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俄国政府则认为他们仍然是俄国人，对他们采取了如同对待俄国其他犹太人一样的态度，美国人认为这是不公正的，美国政府也曾就某些具体案例与俄国政府进行交涉。由于犹太人问题引起美国人的反俄情绪，这一问题成为美国在 1911 年废止美俄 1832 年商约的主要原因。1891 年俄国发生大灾荒时，美国总统曾提出并经参议院批准给俄国 10 万美元的食品援助，但这一计划在 1892 年初被众议院所否决，其原因就是俄国迫害犹太人问题。

美国人对俄国政治制度的批评多数是民间的舆论，而少有政府间的交涉。美国政府也尽量避免两国政府之间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发生摩擦。两国在犹太人问题上发生争执后， 1887 年曾就某些问题进行谈判并签订了一个《引渡条约》，对逃犯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具体的规定。有些美国人认为这个条约是针对犹太人移民的，俄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条约合法迫害犹太人，所以，他们组

织了反对这个条约的运动，结果美国参议院直到 1893 年才批准这个条约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美国对俄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两国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终于走上了对抗的道路。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美俄关系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中性发展状态。两国间既没有联盟伙伴关系，也没有发生过战争。这种既有矛盾又能和睦相处的特点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按照国际关系理论，各国在选择伙伴或对手的时候，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势下是大不一样的。1917 年以前，美俄关系之所以处于既和睦又矛盾的状态中，正是因为两国都既不想与对方结盟，也不想与对方为敌。和谐固然对双方都有好处，冲突却从另一个渠道增加了两国的接触。美俄关系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第 一 章
遥远的朋友（1648—1800）

一、美俄早期关系（1648—1775）

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殖民者开始了近似疯狂的抢占和强占殖民地热潮。作为这场殖民主义扩张中的一员，俄国经由西伯利亚东北海角越海进入美洲，从此揭开了俄美关系的历史篇章。

16 世纪下半期，俄国人翻越乌拉尔山进入亚洲，占领了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三大河流域之后，向南开始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向东开始通过水路寻找亚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的连接点。17 世纪 30 年代，雅库次克一带的哥萨克和土著普罗米斯兰尼基人认为，乘坐他们制造的平底小船，很可能进入西伯利亚东北角，从而发现亚洲与美洲的接合部。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去无回，而 M. 斯塔杜辛（М. Стадухин）和 С. 杰日涅夫（С. Дежнев）却在 17 世纪 40 年代从海陆两路进入西伯利亚东北角，并从此成为俄国著名的探险家。[①] 这两个人原本是在欧俄地区的白海海滨长大的，后来受俄国著名殖民主义者哈巴罗夫的影响，双双来到雅库次克。1647 年夏，他们分别从尼施温科路斯克和勒拿出发去寻找亚洲最东部

① W. B. 林肯（W. Bruce Lincoln）：《一个大陆的征服——俄国人与西伯利亚》（*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Siberia and the Russians*），纽约 1994 年版，第 75 页。

的河流，但由于冰层太厚、无法航行而作罢。 1648 年，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他们再次冒险出发。杰日涅夫在这次探险中成为幸运者。他率领 90 人乘坐 7 只船前往不知名的“冻海”，尽管在科雷马河口有两只木筏被风暴所毁，但其他人获得成功。由于科雷马河已是亚洲最东部流入大洋的河流，所以他们没有到达预想的目标，却来到了西伯利亚的东北角，登上了楚科奇半岛，并进入现在称为杰日尼奥夫角的海角，绕半岛航行，从而证明了亚洲与美洲是两个隔海相望的大陆。于是，人们把 1648 年作为美俄关系历史的开端，尽管他并没有进入美洲大陆①。

在白令探险之前，1716 年和 1719 年，俄国政府曾两度再次派人前去了解亚洲和美洲接壤点，但均告失败②。丹麦人 V. 白令（Vitus Bering）早年曾率船进入过波罗的海和印度洋。 1710 年他来到俄国，取得沙皇彼得一世的信任。彼得一世曾给白令一封亲笔信，让他搞清亚洲与美洲大陆的连接点。 1725 年 1 月 24 日，44 岁的白令率 26 人、25 只木舟第一次从圣彼得堡出发，3 月中旬到达托波尔斯克。第二年春天跨过勒拿河，10 月初到达鄂霍次克。两年以后的 1728 年，他们继续向北航行，到达离阿拉斯加只有 3 天路程的海角。但白令如同杰日涅夫一样，只是证明亚洲与美洲没有连接点。1730 年 3 月，白令回到圣彼得堡时，彼得一世已去世 5 年③.

C. 杰日涅夫和 V. 白令虽然证明了亚洲与美洲的分离，但他们并没有亲自到达美洲大陆。18 世纪 30 年代，俄国政府开始了著

① H. H. 鲍尔霍维基诺夫（H. H. Болховитинов）：《俄美关系的开端，1775—1815》(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ус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1775—1815)，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269—270 页。

② C. Б. 奥昆（C. Б. Окуль）：《俄美公司》（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莫斯科 1939 年版。本文引用剑桥 1951 年版，第 7 页.

③ W. B. 林肯：《一个大陆的征服——俄国人与西伯利亚》，第 101—10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